

一个特别会谈恋爱的人

——鲁迅的私密情感档案

鲁迅是永不过时的——人们心目中总有个表情冷峻的鲁迅先生，横眉怒目，永远坚硬的线条。许多人却不知他心里藏有的柔软和甜蜜，烂漫的孩子气，温和的烟火味，当某个人走近时，灿烂盛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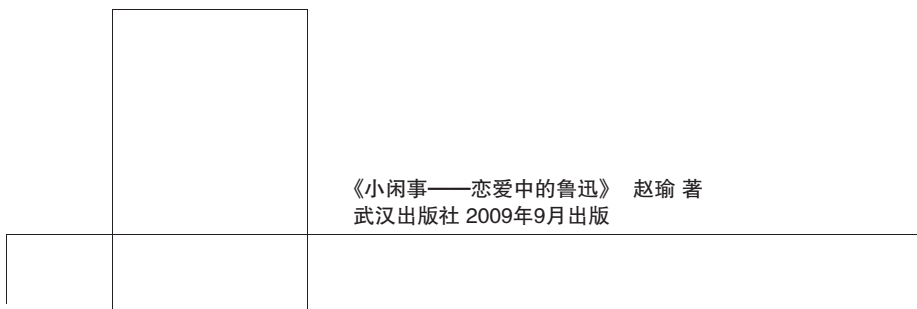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绝不总是那个冷峻的“斗士”。在一本叫《小闲事》的书里，你将看到一位特别会谈恋爱的情圣——“广平兄”与“嫩弟弟”的故事。

鲁迅说：“我可以爱！”但他是如何去爱的，却鲜为人知。此书以慧黠的笔法讲述了鲁迅的恋爱故事。从“小鬼”苦闷中一封问询的信开始，与许广平情愫暗生。两人一起探讨出路，分享隐秘和艰难，互致慰藉与关爱，开始了相濡以沫的十年光阴。作者独具慧眼，发掘出信中隐藏的暧昧与相思，让我们恍然发现，鲁迅和常人一样多喜易嗔，极富柔情，甚至特别孩子气，还原了鲁迅的真面目。

读者对名人爱情总怀有窥私欲和探究欲，更何况鲁迅这位大家心目中的“斗士”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鲁迅的爱情里同样有隐约的暧昧、甜蜜的相思，甚至孩子般的淘气和耍赖。

其实呢，异性，我是爱的，但我一向不敢，因为我明白各种缺点，深恐辱没了对手。然而一到爱起来，气起来，是什么都不管的。我可以爱！

——鲁迅



鲁迅夫妇与小海婴

《小闲事——恋爱中的鲁迅》 赵瑜 著
武汉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

一件毛背心的温暖

精彩书摘之一：

住处大风，把玻璃打碎了一块。但不久，又被迫搬到另外一个三楼上，楼上没有厕所，二楼有一个，大约，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，也不便去使用。公共厕所所在遥远的地方，需要旅游很久，才能抵达。于是，每每在半夜的时候，跑到楼下，找一棵树，草草倾泻，了事。后来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替代的办法，用一个瓷的罐子，半夜里尿急了，便滋进去，可以想象，那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，罐子的口小，若是准确度欠了，准会尿在地上。还好，这件事情没有其他人看到，只写在信里，告诉许广平一个人。

这是1926年的秋天，鲁迅先生在《两地书》里写的情节，每一次看到这里，我都会被他逗乐。

然而，可乐的事情，才刚刚开始。听我往下说。

班里的学生女生只有五个，大约也有漂亮的，但先生每每不看她们，即使是问询一些人生啊苦闷啊的问题，每每低着头应对。这也是在信里发了誓的。许广平回信时说，如此幼稚的信，幸好没有别人看到。两个人均料想不到，事情过了将

八十年，被我看到，我看得哈哈大笑。

感情从来和年代没有任何关系的。除了关心彼此的身体，也要把生活的四周告知对方，先生说起身边事情时，总是不露声色的幽默，譬如厦门大学展览会。大约是为了活跃学校死气沉沉的气氛吧，学校突然决定搞一个文物展览，听说鲁迅的柜子里放了几只古老的拓片，便硬是拉他出来陈列，没有办法，鲁迅只好去了。到了现场才发现，并没有人帮忙。孙伏园给先生搬来一张桌子，先生便将两张拓片展开，压在桌子上，另外的几张呢，先生用手展开了一下，结果，惹得众人观望。那组织者便要求，先生站到桌子上去，好举得高一些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再后来呢，因为摆放的其他东西需要桌子，连同先生的那一张桌子也被没收了，鲁迅只好一个人站在那里以手展开那一张拓片。如此陈列一个著名的作家，实在是好笑得很。

果然，许广平在信里笑话鲁迅，做这种傻事情，让风吹着，如同雕塑，滑天下之大稽也。可是鲁迅在接下来的信里

说，我只是说了一半，滑稽的事情多着呢，比起我的尴尬地站立，更让人笑话的是，展览会上展览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。

寂寞总让人没有主意。在一封信里，鲁迅赞美许广平成熟了，而他在那样一个荒芜的岛屿上，盛开的全是寂寞。于是，除了到邮局等许广平的信，便是在宿舍里发明吃的东西。但他实在不大行，便也将失败的体验告知对方。

能分享尴尬的人，一定是亲密的。果然，两个人从北京开始种下的幼苗，在厦门时已经生长得茁壮了。忙碌中，许广平给鲁迅织了一件毛背心，鲁迅穿在身上写信，说暖暖的，冬天的棉衣可省了。

《两地书》，这是一本关于爱恋的书，里面没有任何矫情的文字，但它的确实充满了爱。因为，这本书里，到处都是关于内心隐秘和艰难地分享。人世间，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，能分享艰难的，一定是。我喜欢那件1926年秋天的背心，它把一个叫鲁迅的男人拴住。

爱情，不过是一件毛背心的温暖。

半个鲁迅在淘气

精彩书摘之二：

鲁迅于“中国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七点二十五分八秒半”致许广平的书信，一定是定情的书信了。

在上一封信里，许广平孩子式的顽皮，没大没小地和鲁迅打情骂俏，譬如在信的结束时，还调侃鲁迅说：你若非要用教鞭打我，那么，我有办法，就是“师古”，学习我的哥哥，和先生围着桌子乱转，若是先生要伸长手将鞭子打下来时，我就蹲下。而鲁迅的淘气表现得更为淋漓，在这封信的第五章中，小标题便起作“师古无用”。为何呢，有如下解释：“我这回的‘教鞭’，系特别定做，是一木棒，端有一绳，略仿马鞭格式，为专打‘害群之马’之用。即使蹲在桌后，绳子也会弯过去，虽师法‘哥哥’，亦属完全无效，岂不懿乎！”

除了淘气的“定做”这样一根教鞭之外，鲁迅老师还在此信里淘气地做了下面的事情：

其一：不承认自己是嫩弟弟，因为他头发没有短至二寸以下，也没在脸上涂雪花膏，更没有穿莫名其妙的材料做成的绣花衣服。

其二：不承认自己的日期写

错了，其实明明是写错了，这一点纯属孩子式的无赖。

其三：关于剪贴的京报的话。因为鲁迅剪贴了一点反正两面都是广告的《京报》，并在上面写上标题，叫做《京报的话》，署上鲁迅的名字，又在文章的末尾处写下两句议论。让许广平费神半天，也“莫名其妙”，所以鲁迅在这里露出孩子般的牙齿，笑着说“就算大仇已报，我的气也消了。”呵呵，这是如何的淘气啊，被别人用一篇剪报给骗过以后，必须也要以同样的方式骗回来不可，每每阅读到此处，我都会想到自己童年时的骗人，那时幼稚异常，每一次被骗以后用同样的方式再骗别人一通，结果自然不灵通，所以每每郁闷。现在看到，鲁迅先生以同样的方法也能骗倒对方，不由得佩服十分，自然，是佩服他的孩子气是也。

爱情足以让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变成孩子，不信，你可以看看《两地书》第一集中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，鲁迅在信的末尾写下的日期是：七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，随便。

呵呵，那就随便吧，有人会原谅这种淘气的。

连载

“雅顿绿茶”

柴扉打开家门，屋里黑着灯，显然老公何抑扬又没有回来。

“为什么每回开灯的人总是我？”柴扉忍不住在心中抱怨了一句，这话最近重复率有点高，下班前还跟老板贺劲宇这么问来着：“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总是我？”

每天，柴扉都手脚不停地忙碌，为了MSG那丰厚的薪水，柴扉忍了！这年头，三十出头的女人有份丰厚的薪水容易么，用着最先进的高科技办公设施，坐在京城一流的高档写字楼里，还有啥不满足？更何况，打工的最佳境界，无非就是在一个垄断行业的垄断企业，从事一份具有绝对话语权的工作。好吧，通信算垄断行业，MSG算垄

断行业里的垄断企业，品牌推广部成天跟传媒打交道，不是制造新闻赚眼球，就是遮盖负面新闻，算是MSG公司里最有话语权的部门。作为全球五百强中强的MSG公司品牌推广经理，最佳从业境界的三大要素，柴扉都占全了，混上这样的好差事，忙点算个啥！所以柴扉一向不敢跟老板说不。

今天可以，厉害，解气！终于向老板吼出了心声，如今我柴扉也牛了，在MSG公司磨练了五年，终于也敢跟老板说不了！

想得高兴，柴扉不由在黑暗中舒展双臂，刚好挥到了开门进来的何抑扬的臂上。

“你疯了！”何抑扬啪地按下了玄关口上的灯开关，玄关上挂着的钟指着九点半。柴扉看了一眼，奇怪地问：“咦，你

今天回来真早，没人要你三陪了么？”

“娘子，今天街头生意不好，回来给你三陪不行么？”何抑扬邪恶地笑着凑了过来。

“相公，你今晚不出去挣钱，明天咱家哪有米下锅？”柴扉也配合着他挤眉弄眼地挑逗了起来。何抑扬顺势把柴扉拽进客厅，掀倒在沙发上。

“慢着！”柴扉突然指着他的胸前说：“雅顿绿茶！”“我不喝茶！”何抑扬继续去撩柴扉的衣襟。“我说雅顿绿茶香水！别的女人的！”柴扉忽地推开了何抑扬的手。

“那你再闻闻这里。”何抑扬满不在乎地指了指自己衬衫的后衣领，猛地掀开柴扉下摆宽松的前衣襟，一头扎了进去。

“疯子！”柴扉惊呼了一声，就被何抑

扬三下五除二地解除了全副武装，按到了毛茸茸的地毯上，英勇就义前还不忘振臂高呼：“Gucci的Envy(妒忌)！”

“嗨，鼻子的嗅觉恢复啦？这才说出两种，再闻闻！你家相公今晚夜读十女，你是第十个。等下还能闻到你龙哥哥的龙涎香呢！”何抑扬色情地朝柴扉伸了伸舌头。

“哼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第十个才轮到，你是我亲相公么？”柴扉哼哼唧唧的，搞得何抑扬格外亢奋了起来。

“你的玉女功早被‘马杀鸡’公司废了，天天回家累得就剩半条命，我还给你留着强弩之初，你受得起么！”何抑扬一只手按着柴扉起劲儿折腾，一只手放到自己背后，悄悄从后裤兜摸出手机，按住关机键，随手扔到地毯上。